

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演进逻辑

周文慧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0日

摘 要

“人的本质”作为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也是一个急需厘清的问题。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人的本质理论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 以人的类本质为逻辑起点, 把“类”看作是人性的特有理念, 深入人类生活探寻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路径, 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现实的人”的基础上对人的本质进行展开, 并阐发出人的本质问题的终极指向, 即实现人的解放、使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至此构建了人的本质理论体系。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人的本质的表述不尽相同, 但它们不是并列关系, 更不是相互否定的关系, 而是以实现人的解放为内核层层递进的。

关键词

马克思, 人的本质, 逻辑理路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Marx's Theory of Human Essence

Wenhui Zhou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Received: September 8,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28,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0, 2026

Abstract

As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in Marx's theoretical system, the “human essence” is a highly complex issue that urgently calls for clarification. On the basis of critically inheriting and transforming Hegel's and Feuerbach's theories of human essence, Marx takes the species essence of human beings as the logical point of departure, regards “species” as a distinctive conceptual category constitutive of human nature, and explores human life in depth in search of concrete paths toward human emancipation. He puts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that “human essence is the ensemble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develops his understanding of human essence on the basis of the “real human being.” In doing

文章引用: 周文慧. 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演进逻辑[J]. 哲学进展, 2026, 15(10): 55-61.

DOI: 10.12677/acpp.2026.1510458

so, Marx further elucidates the ultimate orientation of the question of human essence, namely,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 emancipation and the attainment of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ereby establishing a systematic theory of human essence. Although Marx's formulations concerning human essence vary across different periods of hi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hey should neither be regarded as parallel propositions nor understood as mutually negating one another. Rather, they constitute a progressiv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centered on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 emancipation.

Keywords

Marx, Human Essence, Logical Approach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的本质是马克思的核心思想之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目前，学界对于马克思在文本中有哪些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这些论述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本质到底该如何解读还没有明确的定论。关于马克思在不同文本中对人的本质的论述之间的关系，目前主要流行三种看法：一种认为它们是相互并列的；一种认为它们是继承发展的；还有一种认为它们之间是相互否定的，这种看法背离了马克思人的本质的理论路径，没有多大参考价值。本文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出发，主要围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这三本经典著作，通过系统阅读和具体分析的方式总体梳理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发现马克思在不同时期、不同文本中都有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和规定。总体而言，马克思的人的本质理论体系，以“类本质”的批判性界定作为逻辑生成的原初起点，全程围绕从事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现实的人”这一核心论域逐层展开，最终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根本价值归宿，其理论生成呈现出鲜明的辩证演化属性，整体逻辑脉络具备完整且自洽的演进层次。

2. 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理论渊源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两位不可或缺、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的学问和思想对当代及其之后的学者产生了十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吸收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和黑格尔辩证法精神的合理内核，发展出独特的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

黑格尔认为劳动是人有意识的活动，人的自由即体现在这里，他从绝对精神和自我意识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本质是由自我意识决定的。关于一个事物的开端，人们通常会陷入有和无相对立的境地当中。如果有某物，那么必定还得继续向源头追溯，它便不是开端；如果开端从无中开始，这也是说不通的，因为无不能产生有。黑格尔谈了“无”和“有”的对立性，得出结论：“无与纯有是同一的东西。”^[1]这样一来，有和无就从相互对立实现了和解，也就是在向对立面的运动和转化之中实现自身，即“变”。这样一个“有 - 无 - 变”的逻辑路径，也可以解释人的本质何以生成的问题。人类历史起始处的那个“无本质”状态其实指的是尚未获得规定性的“人的本质”，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有”，是无规定的直接的东西，这样看来人类的“无本质”状态也可以按照“有 - 无 - 变”的逻辑路径实现自身的辩证发展。至此黑格尔解决了“无”和“有”作为对立的两极，是如何实现统一的，即如何从“无本质”中找到“有”的

问题。马克思在建构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批判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例如在《形态》中他沿用“市民社会”这一观念阐述了他的新历史观。并且黑格尔开始从劳动的角度去理解人的本质，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是一个过程，把真正的人看作是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现实的人只有通过劳动走向异化，才能真正地实现自己。

费尔巴哈批判与否定了唯心主义，尤其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他认为唯心主义不能带来人类的真正解放，于是他以“现实的人”为理论起点，他的人本主义是人和自然的统一，因为“人产生自自然界”^[2]。在探讨人的本质问题的过程中，费尔巴哈格外突出了“类”这一核心范畴的地位，他并未将人的本质锚定在个体的独立属性之上，而是将其置于群体联结与主体间的共在关系之中。但这种认知始终停留于抽象思辨层面，未能把握人与人的社会关联除却自然情感之外的全部现实规定，他所论及的主体间互动仅停留在生理属性的浅层维度，最终仍将人还原为彼此孤立的原子式个体。费尔巴哈对“类本质”的界定，指向的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特性，即理性、意志与爱的统一，将人视作三者共同构成的完整存在。这种以人的存在作为核心关切的唯物主义，突破了机械唯物论“人即机器”的认知局限，推动唯物主义理论发展到更具整体性与体系性的全新阶段。

传统形而上学将理性作为理解人的本质的重要途径，劳动仅仅被看作是谋生的手段。黑格尔继承了启蒙理性的这种传统，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抽象的纯粹的理性，理性不停地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他将劳动理解为通过“陶冶事物”来实现欲望与满足，但是归根结底他的劳动只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内在环节”，是现象性而非本质性的活动，仍然没有跳出抽象的精神性劳动的圈子。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把人的属性还原为现实的人，但是他没有从人的感性劳动的视角进行分析，所以说费尔巴哈囿于感性直观，没有对于尚未发现的领域的敏感性。马克思认为，人的感性的现实的活动——劳动，是确证人的本质的方式，人是现实存在、处于一定历史条件和生产方式下的，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如果不考虑现实因素，只从精神性的思辨和感性直观中探求人的本性，是永远无法触及到人的真正本质的。

3. 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理论进展

人的本质问题，是关于什么使人成为人，什么是人的特性的问题。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使用具有明显的理论复杂性。一方面，“本质”这一概念承继了西方哲学关于事物根本规定性的传统，因而马克思仍然需要通过对“人的本质”的追问回答“人何以为人”这一哲学问题；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中不断改造“本质”的理论内涵，使其不再指向脱离现实生活的、先验固定的实体性规定，而是转向现实的、历史的和实践的存在关系。由此，理解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对传统本质概念的否定，而应当看到其是在保留“本质”问题理论指向的同时，改变了规定本质的方式和考察本质的路径。

3.1. 人的类本质

关于人的本质，首先要回答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是什么的问题。“类”是人性规定的特有理念。“本性”这个概念按照一般理解就是“规定性”的意思，也就是规定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有所不同的那种特性。人的解放理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从头到尾的逻辑主线，要实现人的解放首先必须认识人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才能解答人的解放的理想状态，所以类本质便成为了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起点。

《手稿》是马克思写于 1844 年但发表于 1932 年的著作，也就是说马克思去世后这部文本才被发现和发表。这部著作是马克思进一步深入剖析市民社会的成果，也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展开批判的开端。在阅读这部文本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还处在批判继承费尔巴哈及黑格尔人本主义理论到建构自己新的人的本质理论的过渡阶段。例如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序言中写道“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

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著作越是得不到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是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3]马克思还借用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这一概念,“人不仅把所有的类作为自己本质所能实现的对象,更把自身也当作类来看待”[3]。人是类的存在物,所以人必然有着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类特征或类本质。但是“类本质”是对真正的“人的本质”的不全面的理解,容易被混淆和误用,马克思也隐约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此后的文章和著作中几乎没有再使用这一词汇。

人是类存在物,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按道理来说,“物”是不能超越它的本性所规定的界限的,同种事物的性质相同,不同种的事物性质不相同,这个界限很分明[4]。动物即是如此,它们的本性是先天就规定好的,后天活动是不超出它们本性的、由本能所支配的活动,它们有活动力而不具有创造力。人的本性完全异于动物的先在属性,人之为人的本质既非自然天赋所给定,也不是个体降生之初就被先天预设的规定。这种本质始终与人的后天实践活动深度绑定,换言之,人的本性是在主体的主动参与中逐步生成的,它呈现为持续展开的动态过程而非凝固的静态结果,会伴随人自身实践形态的迭代不断发生演化。更进一步来看,人的本质属性在不同个体身上的具体呈现存在显著差异,它绝非所有个体身上完全等同的抽象共性,这正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分界所在。人的出现彻底重塑了生命的存续形态,生命不再完全依附于外部给定的自然条件,转而依托主体自身的实践活动完成存续;原生命作为自然环境从属组分的状态被彻底打破,外部环境反过来成为支撑生命展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3],马克思认为人把自己作为“自由的”“有生命的”类存在物,且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因此,人的类本质就是实践劳动。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类本质的解读主要从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这两个重要层面展开探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进行劳动分工,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和资本家以逐利为目的的恶性竞争加速了劳动异化的出现,劳动产品和劳动者的本质属性发生了分离,劳动者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他得到的就越少,劳动创造的价值越多,工人的工资却越低,与物的丰富相伴随的是工人的极度贫困,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同劳动相对立。

这导致了人的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是人是有意识和有需求的类存在物,人类的生存基础就是自然界的存在,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十分密切,人的类本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进行生产生活的劳动实践,这种生产生活实践突破了动物本能活动的束缚,人类首先要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改造世界才能顺利进行生产,才能改变自身的生产生活实践,服务于人类自身。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详细分析是解答关于“人的本质”这一问题的有力武器,他对资本主义世界广泛存在的人的异化进行反思和深刻剖析,对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作出评判,对未来“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实现进行了美好展望。

《手稿》在笔记 I 中谈到国民经济学那里工人与人的区别:国民经济学的分析边界始终限定于处于劳动过程中的工人,完全排除了非劳动状态下的工人,且从未将工人作为具有完整主体性的现实个人加以审视,仅将其抽象为具备劳动功能的动物性存在,这种劳动不是一般的、自然形成的劳动,而是特殊的、历史形成的劳动,工人降低为了最低贱的商品。马克思从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说明了工人生产的商品越多,他就越成为廉价的商品,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国民经济学家认为每个人都是出于利己的需要才进行生产和向别人提供自己的服务,以此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社会就是一个以交换和买卖为主的商业共同体,他们把工人归结为靠抽象劳动谋生的人。马克思则认为人在物质生产实践过程中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人不需要像动物一样受肉体需要的影响进行制造,人可以“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5],这也是人作为自由的存在物的类特性的体现。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家对于劳动的本质及其重要作用所知甚少,并且对其默认劳动是谋生手段的

判断提出了批评，虽然此时他的理论仍然建立在一定的抽象基础之上。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阐释了人的类本质如何同人相异化，他的类本质思想揭示了市民社会中人的无本质状态，虽然此时他所采取的仍是费尔巴哈的立场，他的理论也还处在不完善、不系统且比较杂乱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的可贵之处在于各种必要的思想资料开始汇集融合，秘密地发挥着作用，逐步开始生成一种新的思想，类本质也由此成为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起点。

3.2. 人的现实本质

《手稿》是马克思于 1844 年 4 月到 8 月完成的，在这个阶段他只是隐秘地、有意无意地表达了一些批判费尔巴哈的观点，整体上还是以费尔巴哈的立场为支撑，《提纲》写于 1845 年，仅仅过去了半年多时间，马克思就对费尔巴哈展开了全面的清算。他在《提纲》中开宗明义地论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5]

马克思在《提纲》中正确解答了人的本质问题，揭示了人的本质的真正内涵。明确指出人的个体本质产生于社会实践的需要、受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所以说实践是它的逻辑起点，人的个体本质是多层次的、现实的和历史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5]。这里的“总和”并非对若干社会关系的机械罗列，也不是以新的形式重新规定一种固定不变的“人的属性”，而是强调人的存在始终嵌入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并由现实的生产、交往和实践活动不断塑造。“社会关系总和”是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超越和重构。传统本质主义倾向于从人的内部属性或先验规定中寻找人的共同本质，而马克思则把人的本质置于社会历史关系之中加以说明，使“本质”由静态的实体性规定转变为动态的关系性规定，由抽象的普遍性转向具体的历史性。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进一步成为理解现实个人的重要依据。人的本质因而既不是脱离历史条件而独立存在的“内在本体”，也不能被还原为社会关系的简单集合，而是在现实实践中生成、发展并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关系性存在。如果从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来把握的话，可以说《提纲》是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一个整体架构，《形态》是马克思天才思想的发挥和对这个架构的补充及具体化，使他的理论体系更加完整充实和鲜活。

在《形态》中，马克思全面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提出了“现实的个人”与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人”和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等理想状态下的人相对立。他所讲的“现实中的人”不是存在于观念和精神意志中的人，而是真实的、有生命的个人。人同时具备自然性与社会性双重存在属性，这意味着处于具体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个体，不仅要受到各类自然物质条件的约束，同时也始终被特定阶段的社会历史条件所限定。一方面人依赖于自然，从自然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以维持生存，但这并不是像动物一样在自然中处于被动地位，人能够有意识的改造自然，使自然为人所用，符合人类生产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为了满足自身身体、心灵等各种需要，必须要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与他人及社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现实的人”的新解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阐发提供了根本性前提，人要能够存活就必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物质生产是第一性的，在人的全部活动中占主导地位，而人们在进行生产的同时则会不可避免地与他人发生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所以这种生产关系必定也是有主导性的，由此可见人的本质必然要在生产关系中去寻找。这样的阐释和逻辑链条就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完全置于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之上，而不像黑格尔一样把人类社会看作是意识的外化，也不像费尔巴哈一样绕不出历史唯心主义的圈子。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理解为现实的历史发生过程，一切离开社会历史现实的认识都是唯心主义，意识不能决定人和历史的发展路径，它只是对现实的能动反映。

4. 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内在逻辑、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4.1. 内在逻辑

马克思的类本质理论将人置于市民社会当中，他所说的人是现实的进行生产实践活动的人，这根本区别于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思想，也是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逻辑起点。马克思认为人们通过劳动获取生活资料，满足现实需要，但如果只从满足需求这一方面去理解劳动，把劳动当作是谋生的手段，那么劳动就会被资本家所利用，变成资本增殖的工具，工人会沦为资本家积累财富的工具，失去自由和人性，资本成为真正统治人的力量。他对劳动产品本质的异化做出概括：“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劳动者创造了棚舍。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3]他从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状态中找到了私有财产运动的规律。但是此时马克思把劳动先验地理解为自由而有意识的活动，这仍然不足以界定人的本质。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尽管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但是马克思认为这些哲学家眼中的人只是抽象的人，他们所找到的解放路径也只是思辨意义上的解放，并不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真正道路。为了找到人的本质，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对人的本质进行展开，他指出历史不过是现实的人的实践和发展的过程，现实的人是历史的基础和主体，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体，是物质生产资料创造的主体，是社会精神财富创造的主体，现实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且借助已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获得发展。

至此，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演进的逻辑理路就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他科学回答了“去哪里找人的本质”“哪些东西构成人的本质”“怎样实现人的本质”等一系列问题。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5]，人的本质不在上帝，也不在客观自然，更不在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之中，寻找人的本质只能回归到人自身当中。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构成人的本质”，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分析揭示了市民社会中人的无本质状态，指出人的类特性是“自由而有意识的活动”，人可以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客观世界，这也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在《提纲》中他抛弃了旧唯物主义的基点，立足于人类社会，提出现实的个人是无法脱离社会的，其必然具有社会属性，所以在探寻人的本质之时，现实的社会关系是不能回避的一环。他主张通过实践让现实的人自己改造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在《形态》中，马克思把劳动概念进一步具体化为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将其看作是实现人的本质的根本途径、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来源，把“社会关系总和论”做了进一步延伸，阐明由一定生产方式规定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了人的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本质。他以“现实的人”为基点，站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考察人，对人的本质进行观照。处在现实中的人是不断发展的，所以不能以认识物的静态的方式去认识人的本质，要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认识人、把握人、发展人。经由对现实个人置身其中的生产关系体系展开深度剖析，马克思找到了实现人的解放的路径，借助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进程逐步完成对阶级关系的彻底扬弃，最终迈向不存在阶级分化的社会形态。真正的共产主义意味着人本身的解放，即使人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这由“自由而有意识的活动”这个类特征发展演进而来，也是对人的本质的复归。由此可见《形态》对“人的本质”这一问题的认知比前两个阶段有了更深刻和全面的理解，在这里马克思所讲的人的本质不单单是自然存在物或社会存在物，而是二者的结合，人的本质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

4.2. 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是对西方抽象人性论的超越，为科学研究人的问题提供了正确方法。以往的哲学家对人的本质的回答方式是“人是某物”，这意味着他们直接给定了对于人的本质的判断，这种判断

说明人的本质不是历史的、发展的，而是先验的、被动的，与认识物的方式没有差别。黑格尔把自我意识和绝对精神看作人的本质，把人当成是现在的、静止的存在，就是这种抽象人性论的典型代表。马克思没有去寻求人的永恒本质，而是聚焦人的具体发展进程，把人的本质当成是动态的、正在进行的过程，在《形态》中，他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5]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使人真正成为现实的人，真正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央，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秘密。

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随着资本逻辑向生产、消费以及日常生活等领域延伸，人的活动可能被外在力量所支配，人的主体性也可能在效率、交换价值和工具理性的逻辑中受到压缩。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以及人的本质与现实社会关系之间联系的分析，有助于从社会关系和实践结构的层面考察这些现象，而不是将其仅仅归结为个体心理或道德问题。由此，人的本质理论不仅能够说明人的发展如何受到特定社会关系的制约，也为反思如何形成更加有利于人的主体性实现的社会关系提供了理论视角。

此外，在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能够为重新思考人的主体性提供思想资源。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新技术不断改变劳动方式、交往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使“技术进步是否必然意味着人的发展”成为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技术本身并不能独立决定人的发展方向，其社会效应取决于技术被嵌入何种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对技术发展的评价不能仅以效率和生产能力的提高为尺度，还应考察技术是否扩大了人的实践能力和自主空间，是否促进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5. 结论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深入剖析和科学理解对于我们认识人、理解人、探究人以及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科学前提。首先，劳动构成了人同动物相互区分的核心标识，是支撑人类存续与持续发展所必须的活动，人既是劳动历史进程生成的结果，同时也是开展劳动实践的能动主体，人在劳动实践中改造世界，也在劳动实践中改造自身，实现自身的发展。并且，人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发展，而是在社会中的发展，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是相互促进、共生共荣的关系。其次，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在正确理解人的本质以后，人们会有意识地冲破畸形劳动关系的束缚，摆脱异己的力量，真正实现自由发展。

马克思真正把握了人和外部世界对立统一的本质关系，他的“感性的人的活动”赋予了唯物主义以新的生机和活力，确立了马克思以“实践”为原则的基本指向。他在真正现实的意义上为全人类的解放，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世界工人运动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如火如荼地开展并取得重要成果就是对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口号的回应和证明。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过程，在不同阶段他对“人的本质”这一问题的阐述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在《手稿》《提纲》《形态》这三部著作中，他对人的本质的回答是逐层递进、相互补充、具有内在逻辑的，在《形态》中的回答是对前两个回答的综合、提升和复归。

参考文献

- [1] 黑格尔. 逻辑学(上卷)[M]. 杨之一,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2] 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M]. 荣震华, 李金山,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3]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4] 高海清, 胡海波, 贺来. 人的“类生命”与“类哲学”[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